

远托邦：远程登录杀死了在场

—— 维利里奥的《解放的速度》解读

张一兵

摘要 在今天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网络信息技术之下，我们的生物感官被电子义肢替代了，电子图像、电子音响和电子感触器隔开了我们与世界的直接接触。远程登录的在场变得任意和偶然，世界和事件的到来通过电脑的一次按键和智能手机的一次点击，就会在一种光速电子瞬间实现在场。当远程技术中的电子即时时间-空间出现后，原来支撑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此在当下在场已经土崩瓦解。

关键词 维利里奥 《解放的速度》 光中心论 远程在场 远托邦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江苏南京 210023）。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6-0005-10

维利里奥^①不能算是激进左翼学者，但他所开辟的以光电速度为视轴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远程在场的竞速论透视却是深刻而富有哲学意境的。他的思想构境中显现的激进性并不在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批判和反对，而是在于资本主义当代远程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存在论中的深层哲学内省上。在他的《解放的速度》（*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1995）^②一书中，网络信息技术建构起来的远程登录已经造成了存在论当下在场的土崩瓦解。在维利里奥看来，20世纪是一个从人类中心说转换到光中心论的光速世纪，在此发生的重要事件为，通过高速即实在场的网络信息技术让远程距离和远距时差消失，传统存在论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遭遇了毁灭性的颠覆。这是维利里奥整个批判构境的基础性构序支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网络信息化存在中出现的新现象，维利里奥指认出一个如同当年尼采的“我们杀死了上帝”同义的对当下在场性的谋杀，这就是由网络技术建构光速即实在场所实现的不可能临界时空——竞速学中的远托邦。

① 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1932—）：法国当代著名文化理论家和哲学家。曾在索邦大学参加弗拉基米尔·扬科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雷蒙·阿隆的课程，还有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讲座。在法国艺术学院（École des métiers d'art）学习过绘制彩色玻璃的技术。之后曾与法国著名画家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在巴黎的教堂中一起工作，为教堂绘制彩色玻璃。此外，也与法国立体派画家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一起工作。1968年“五月风暴”运动之后，在巴黎建筑专业学院（École spéciale d'architecture, ESA）授课，并于1973年成为该院的研究主任，逐步从艺术转向了都市主义、建筑和速度研究。1989年，参与了德里达领导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de Paris）研究项目。代表作有：《地堡考古学：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军事空间的研究》（*Bunker Archéologie: étude sur l'espace militaire européen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1975）、《政治与速度：论速度术》（*Vitesse et Politique: essai de dromologie*, 1977）、《消失的美学：关于电影艺术》（*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 essai sur le cinématisme*, 1980）、《维度的危机：空间的再现和维度的观念》（*La crise des dimensions: la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 et la notion de dimension*, 1983）、《视觉机器：再现的新技术》（*La Machine de vision: essai sur les nouvelles techniques de représentation*, 1988）、《战争与电影1：知觉的逻辑》（*Guerre et cinéma 1: Logique de la perception*, 1991）、《解放的速度》（*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1995）、《信息炸弹：关于信息发展的后果》（*La Bombe informatique: essai sur les conséquences du développement de l'informatique*, 1998）、《巨大的加速器》（*Le Grand Accélérateur*, 2010）等。

② Paul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1995.

一、远 = 近：两种没影点的重合

维利里奥最早是在 1977 年出版的《速度与政治》一书中提出**竞速学** (dromologie) 的概念的。^①之后，他围绕着速度与政治、速度与战争、速度与消失的美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多层面的讨论。在《解放的速度》一书中，维利里奥讨论速度并不是从距离开始，而是从视觉入手。这是看起来一个挺奇特的构境线索。他告诉我们，西方传统美术的建构历史发端于 15 世纪的透视学 (perspectives)^②。其中，在这种线性的透视学构境中，表现投向天边没影点 (point de fuite)^③ 的“近”和“远”的距离上，由于物体对眼睛视觉的作用有 3 个属性，即形状、色彩和体积，因此在作画时，物体在距离远近不同呈现的透视表象主要为缩小、变色和模糊消失。对于曾经专业从事教堂彩色玻璃绘画的维利里奥来说，美术学的知识是他的构境背景，这里，他是让我们从一个在二维平面上拟真的视觉距离来进入他关于速度的思境。可是，维利里奥让我们注意的今天发生的奇特现象为，“15 世纪的朝向地平线的没影点现在与 20 世纪的没影点重合在一起”^④。这是一句无法入境的表述。我们来进行一些解释。如果说，15 世纪的没影点代表了一种传统美术作画中的视觉距离拟真，它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阳光下托斯卡纳金黄色山丘的‘地理’空间相一致”，那么，20 世纪的没影点是什么？在维利里奥看来，20 世纪的没影点是传统时间与空间在新型的**远程技术**中的消失，这里的没影就是**大写的消失**！当这种颠覆性的没影点与 15 世纪的没影点相重合时，其结果将会是传统透视法的崩溃。请注意，通过**高速即实在场的远程技术让远程距离和远距时差消失**，这是维利里奥整个批判构境的基础性构序支点。也是在这一构境点上，维利里奥写下了《消失的向度》和《消失的美学》等书。他的观点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人类生存中失去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在达及光速的远程登录时，消失即成为存在论的根本维度。依我的观点，消失也是整个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维度，时尚和商品的存在目的都是消失和死亡。

维利里奥说，这是一个双重解构：“由远程通信 (télécommunication) 的**即实时间** (temps réel) 的**透视**所引起的表象的失真效果，在这种透视中，古代的地平线在显示器屏幕的范围内折叠 (replie) 起来，因为电光学 (électro-optique) 代替了我们眼镜的光学！”^⑤这是一种新型的**速度透视学** (dromoscopique)！^⑥一是时间的折叠。原来，北京时间与美国东部时间是相差 12 小时，可是远程登录的即实在线却会使这种异质性突然消失在一个电子同时性中。二是空间的折叠。在透视法中离我们很远的没影点 (远距)，在今天的电子屏幕上会瞬间推为近景，距离突然消失，远与近直接折叠合一。直接用维利里奥的话来说，就叫“光线的聚焦的没影点将优先地位让给了电视传输的图像的所有的点 (像素) 的逃离”^⑦。这不同时差的消失和一远一近的重合，正是维利里奥所说的 15 世纪的没影点与 20 世纪的没影点的重合之意。应该承认，这些讨论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恐怕是一个一下子难以进入的构境。我们慢慢来解释和入境。

在维利里奥看来，20 世纪是一个从人类中心说转换到**光中心论**的光速世纪 (siècle de la vitesse de la lumière)，它以 30 万公里 / 秒的速度改变着传统存在论中的真实概念，过去支配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概念都遭遇了毁灭性的颠覆，由此，支撑我们世界观的自然的概念、人的概念和存在的概念都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依我的理解，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中那个随着速度而改变的非牛顿时空观的形而上学构境在今天的现实落地。因为，在爱因斯坦那里，只是作为理论推论出现的光速，在今天已经是光电学应用的现实！从维利里

① “竞速学” (dromologie) 是维利里奥自己创造的词，依他的解释，此词出自希腊语的“dromos (δρομος)”，意思是道路。在道路上行走和奔跑，都是有速度的跨过道路，不过今天是通过光纤和电波的道路，以光速奔跑了。

② 透视学是西方美术自 14 世纪逐步确立的描绘物体，再现空间的线性透视和其他科学透视的方法。15 世纪意大利画家 L.B. 阿尔贝蒂的画论叙述了绘画的数学基础，论述了透视的重要性。同期的意大利画家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对透视学最有贡献。透视学的基本概念和常用名词很多，有视点、足点、画面、基线、视角、视圈、点心、视心、视平线、没影点、地平线、心点、距点、余点、天点、地点、平行透视、成角透视、仰视透视、俯视透视等。

③ “没影点”是指透视法中，纵深方向平行的直线在无穷远处最终汇聚消失的一点，也称为消失点或焦点。

④⑦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49 页。

⑤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 6 页。中译文有改动。Paul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1995, p. 13.

⑥ 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孟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91 页。

奥写作此书时的1995年，到今天网络信息化存在的全球实现，这一新的哲学构境显得更为急迫。

首先，20世纪交通的发展，开始让**临界的**（critique）^①空间走近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比喻，是说传统空间面临崩塌的前夕。维利里奥让我们留心身边出现的一些广告：

“让大西洋消失”（协和公司）；“使法国缩成一个每条边一个半小时的方块”（空中客车），或者是“这个在时间上再赢得时间”的高速列车，这些各不相同的广告口号完美地暗示了地球物理空间的停滞，而我们是这些停滞的受益者，但有时，也是不知不觉的受害者。^②

如果说很多年以前，我们阅读这段文字，还得依靠想象构境空中客车通过飞行划出那个天上的空中方块，那么今天，我们在身边就能看到宁沪杭一小时的三角形。300公里/小时的高速度，在将传统的距离变短。2017年3月，中国电信网络卡销售的口号是：“三月钜惠，嗨卡邀你一起嗨翻天！”真的是翻天。当我们喜悦于高铁和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时，维利里奥则是想提醒这种速度造成的我们在**存在论上的失去**（消失），即**上手性的空间依存性的消失**，这种很深的失去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光速造物者的受害者。

其次，远距离通信手段也制造了**临界时间**，因为它取消了“所有时间的延续，取消了消息、图像传输的延迟”^③。如果说，消息是指远方传递来的一则事件发生后的报告，那么在今天的网络信息远程传输中，30万公里/秒的即实（脸书、微信）在线传输，则让消息解构，图像异地传递中的延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光速是快，但它也让时间的历史厚度消失，而这种厚度恰恰是过去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根据。光速到达会让**此在在此的时间维度彻底崩塌**。

维利里奥说，如果19世纪是“大众运输的革命”，那么20世纪则是“传输的革命”，这个传输既包括物性的交通，也包含着**主体交往的远距离传输**。他想告诉我们，这场革命的意义是深远的。

大写的**远距离相聚**（DE RÉUNIR À DISTANCE），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大写的**远程在场之在**（ÊTRE TÉLÉPRÉSENT），同时（*même temps*）存在于这里和别处，这种自称的“**即实时间**（*temps réel*）”，其实不只是一种即实的空间-时间，因为那些不同事件都确实发生，即使最终这个发生地点是远地点技术（如人机对话、政府对公共事业的管理，或远距离传输的节点……）的**无场所**（*non-lieu*）。^④

这里的关键词是**远距在场**、**远距离相聚**和**无地点的地点**。首先是远距在场，这是过去存在论中当下在场规定最重要本质的致命解构，因为任何此在在场，总是自己亲身在及物性关涉中直接上手和在世，而今天的光速网络点击中，我可以在万里之外任何一个网址中登录，在场不再是此在自身的直接在场，而是电子化的远程在场，这使得存在论对此在在场的全部深刻看法立刻土崩瓦解。其次是远距离相聚，这其实也是**远程主体际**。在特定的时间中特定地点去上手在世，现在通过远程通信，我们却可以在此地到万里之外的别处在场。再次是无地点的地点。比如，我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南京大学孔子学院点击智能手机上的微信，登录的却是中国大陆的腾讯公司的服务器，直接共在的对话者却是身在南京大学的办公人员，我们的这种此在远程在场的地点却是没有地点的虚拟地点。这一点，对于已经每天无法离开微信的我们，几乎不用费力地去解释。这一点也是维利里奥强调比较多的观点。对此，维利里奥说，**光速远程在场的真理就是无地点**。

如今，速度的无地点（*non-lieu*）的战略价值最终替代了场所的价值。随着远程拓扑学（*télétopologique*）瞬间性的普遍存在，随着所有折射面的即实对质的出现，随着与所有地点的视觉接触的建立，目光的长期河流终于结束；对于新型的公共领域而言，诗学承载不再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西方的“欲望之翼”收拢起来而毫无用武之地。^⑤

① 临界，是指由某一种状态或物理量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或物理量的最低转化条件。通俗地说，临界，可以理解为濒临某种界限，如果超越这个界限，就会发生质变。

②③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13、14页。

④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14页。中译文有改动。Paul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1995, p. 22.

⑤ 维利里奥：《视觉机器》，张新木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66页。

这真像是散文叙事。维利里奥的意思是，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远程在场，光速所造成的无地点的战略已经远远高于物理空间地场的价值，前述那个两没影点的直接折叠对质，必将导致所有真实投射远方的目光的消失。于是，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诗学所承载的欲望冲动将折翼于这种无地点的虚拟在场。

维利里奥说，这种远距离行动的真实在场即实瞬间 (l'instant réel) 可以用远程化的非地 (ATOPIE) 和乌托邦 (UTOPIE) 来整合一个新词，即大写的远托邦 (TELETOPIE)。^①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我们知道，在西方思想中，乌托邦即是指一种美好但不现实的远景，福柯曾经将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反体制的现实指认为异托邦 (hétérotopie)^②，而在此，维利里奥则将由远程技术实现的远程即实在场指认为一种已经实现的不可能临界时空。

维利里奥分析道，我们要警醒于这个远托邦时代到来的临界性，因为它正在改变整个存在论。如果说，今天我们通过电视、网络已经实现了视觉和听觉的远程传输，那么，“在明天，靠着不光使电视（远程视觉）、远程听觉有可能实现，而且还使共同的远程行动有可能实现的数据服装 (data suit)，还将传输我们的相互行动”^③。这就是所谓远距离行动。令人感慨的是，对于 1995 年维利里奥而言的明天，已经就是我们的今天。他说，

直接远距离行动，即实远距离在场 (téléprésence instantanée)……借助电视播送或是无距离传输的新程序，行动，著名的遥控中的远距离行动在这里由于电磁学有极限成绩和人们从今以后称为大写的电光视觉 (l'électro-optique) 的无线电视觉而变得容易；个体的身体的透视能力被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一些机械上，但特别是，近来转移到一些传感器 (capteurs)、感觉器 (senseurs) 和其他的探测器，它们能够填补远距离触觉的缺席，被普遍化的遥控将要去完成持续远距离电子监视 (télésurveillance)。^④

其实，维利里奥这里的讨论并不难懂，远距离行动是远程在场中的直接操持，此在借助光速到达可以即实随处在世界之中，不过这个世界已经是全新的数字化上手—环顾世界。虽然维利里奥这里是在哲学构境中讨论远程在场问题，可是，他所指认的远距离行动概念让我凸显的构境却是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军事作战行动的无人机杀人。如果说，1995 年的维利里奥还是停留在个体触觉和视觉通过传感器和探测器的转移，实现所谓远距离在场，进而完成过去不可能的全景监视遥控，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直接看到，美国和欧洲的军人在卫星网络传输后的屏幕上，将远距离和时差消除为零，直接让无人精准投弹摧毁敌人据点或直接“干掉”目标。不久前，我在电影院刚刚看了电影《天空之眼》^⑤，在伦敦办公室和美军基地操作室中的政治家和军事人员，数千公里之外，远距离决定着无人机何时和怎样杀死准备实施人肉炸弹爆炸的恐怖分子生死，这可以现场直观以及用技术精确到活人和死人的人脸识别。这离维利里奥预言远距离行动仅仅 20 年。其实，在 1991 年写下的《战争与电影》一书中，维利里奥就已经注意到飞机上摄影仪器的作用，并称其为“在捕捉目标方面的意味深长的巨变”^⑥。

二、我们杀死了在场：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远程在场存在论

维利里奥显然还想进一步在哲学构境层面深化上述他获得的全新认识。所以，他又提高了声调说，这里发生的电子化即实时空并非仅仅是与“延迟的时间”和远距离对立，而且与存在的在场 (présent) 对立。

①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 14 页。在这里，中译者将“TELETOPIE”译为“远地”，错失维利里奥这一重大原创性观点。

② 这是青年福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生成的一个重要的反向存在论观念，即指认一种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他性物和非常事件，这些他性存在本身就是解构现实体制的合法性。这种他性存在被福柯命名为异托邦 (hétérotopie)，以区别于非现实的理想悬设物——乌托邦 (l'utopie)。可参见张一兵：《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8 章第 4 节。

③④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 49、14—15 页。

⑤ 《天空之眼》(Eye in the Sky) 是 Moonlighting Films South Africa, Raindog Films 和 eOne Productions 公司联合制作的战争剧情片。由加文·胡德执导，亚伦·保尔，艾伦·里克曼，海伦·米伦和伊恩·格雷联合主演。该片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在美国上映，2017 年 1 月 13 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⑥ 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第 2 页。

他援引了保罗·克利^①的一句话：“孤立地给在场下定义就是杀死在场 (présent c'est le tuer)。”克利的意思是，当我们用理性概念把当下存在时，存在已经不在。这与拉康那句“语言是存在之尸”的咒语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维利里奥这里是想进一步延伸表明，当远程技术中的电子即实时间-空间出现后，原来支撑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此在当下在场已经土崩瓦解。这下子，用不着德里达那么复杂的对在场中心论的解构，远程在场就是存在论中在场的直接消失。1989年之后，维利里奥曾经在德里达领导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 (Colle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de Paris) 研究项目中工作。维利里奥有些伤感地说：

它们由于将“在场 (présent)”时间与它的此时此刻相孤立从而杀死了它，为的是一个可换的别处，而这个他处已不再是我们在世界上的“具体在场 (présence concrète)”的他处，而是一种“离散的远距离在场 (télé-présence discrète)”的他处，这种离散的远距离在场的谜一直未被解开。^②

这真是形而上学的极致构境。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在场总是此在当下的在此，在及物的关涉操持中，我们上手事物，自然通过向我们涌现而解蔽为真理，功能性的上手操持结构之链接则环顾为周围的世界。然而，今天的网络信息化远程登录的即实在场却总是在远程他处，它破坏了在场的在此性。维利里奥说，“这是一个连续、膨胀的在场 (présent continué, dilaté)，它其实只不过是远程通信的即实时间的突然世界化 (soudaine mondialisation)”^③。这种远距离在场不仅仅杀死了当下在场本身，而且直接解构了此在之在和去在的上手之场所，它之所以是谜，是因为它破坏了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辛辛苦苦建构起来的历史时间中有死者在场的存在论。在其他地方，维利里奥举例说：

假如在昨天，我作为地球人的肉体似乎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活着的在场 (présent-vivant) 的唯一中心，那么自现实加速以来，在时间压缩的纪元中，这种在场的肉体中心将扩展至“实时”世界的大写的远程在场 (TÉLÉPRÉSENCE)，即此后总体普在的瞬间性所提供的远程在场。^④

现在，在这种大写的远程在场中，此在不再直接上手操持于物，而是通过电子传感器（最新的可穿戴装置）间接上手，此在不再直接辛苦地亲身环顾建构世界，电子景观会直达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微细角落，此在在此是因为此处不是别处，而今天的别处却被远距离在场所废弃，在此由此远在，这就是维利里奥所说的远托邦。比如，我当下在中国南京的龙江小区通过智能手机点击柏林“红色书店”^⑤的网站，作为此在的我是分裂的，我的肉身在南京，可是我作为此在的具体关涉性操持——购 MEGA1 的六卷旧书，却在一个数千公里之外的他处，此时，北京时间与柏林时间之间的时差消失了，从南京到柏林的距离被消除了，在场本身不可思议地成为一种远程登录操持。远托邦，即远程在场中不可能存在的发生。在传统存在论中不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发生了。在维利里奥看来，“由光学形成的远距式感知”导致了“严重的哲学问题”^⑥，因为远程在场杀死了存在论中的在场，其实也是杀死以往的一切存在。由此，存在将被重构！所以，这是一件与 19 世纪末尼采所大喊大嚷的“我们杀死了上帝”同质的大事。我们必须重思网络信息化条件下的远程在场存在论。

维利里奥的可爱，正是他从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新奇光电事件中看到了形而上学中这种根本性的颠覆。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脸书和微信聚焦一些世界各地的此在远程登录共在时，当我们通过智能手机在每一个万里之外的事情发生时瞬间亲临在场时，当我们把最亲近的互动关系锁定在层层限定的朋友圈时，一个全新的历史实践构序和远程化的“存在与时间”正在出现。只是我们没有从数字化的形下之器走向远程登

① 保罗·克利 (Paul Klee, 1879—1940)：瑞士现代著名艺术大师。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保罗·克利是一个集画家、音乐家、诗人、艺术理论家于一身的多面手，以其神秘诡异的绘画和源于实践的艺术理论，为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其绘画语言常常以抽象的点、线、面为主体，并运用简洁凝练的线条与对比强烈的色彩使得画面具有音乐特质般的律动美感；从他的作品上反映出了“流动的音乐节奏”“生动的音乐图像”“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神秘的生命幻想”；他是一位在色彩与旋律中游走的幻想者，一位能够把内心世界用抽象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大师。在他那里，艺术的本质在于表现不可见的存在，他的思想总是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在音乐的境界与图像的境界之间，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自由往来。因此，也有的美术史家常把他列入超现实主义或幻想主义画派。

②③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 15、170 页。中译文有改动。Paul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1995, p. 23, p. 162.

④ 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李露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7 页。

⑤ 柏林大教堂旁一个专营马克思等经典文献的旧书店。

⑥ 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第 7 页。

录的形上之道。因此，维利里奥才不满地埋怨我们：

怎么就不理解（数字信号的、视觉信号的、无线电信号的）这些无线电技术在明天将在使不仅仅是人类环境（l'environnement humain）的本质、人类环境的**领土身体**（corps）的本质，而尤其是个体的本质和它的**动物性身体**的本质发生怎样的动荡，因为通过一些笨重物质装备（道路、铁路等）对于领土的安排布置在今天让位给非物质（immatériel）的或几乎是**非物质的**（卫星、光纤电缆）环境控制，这种控制能够达到人的**终端身体**（corps terminal），人这个互动存在（être interactif）既是发出者又是接收者。^①

显然，这也是维利里奥通过稍具象一些的历史现实来阐释自己刚才那种宏大的形而上学议论。他认为，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段，我们物理空间和环境的改变，是通过道路和铁路上奔跑的笨重汽车和火车来缩短距离，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实践跳跃从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坚硬的领土，也没有超出过我们的动物性身躯，可是今天，从上而下的卫星通信和遍布全球的光纤电缆，早就不是单纯的通信，它可以直接控制存在的每一环节塑形和构序，这里的非物质只是比喻它对领土和物理空间的超越，其实，看起来虚拟的数字化存在比任何时候都要物质和现实。远程在场操控的数千里之外的无人机发射的绝不是观念，而是真的威力无比的炸弹；对冲基金的索罗斯在美国通过远程操持进入亚洲国家的金融系统所造成的巨大获利，也不是一种心理情绪，它是真的客观金融危机和经济溃败。

可能担心我们还是不能理解远程在场带来的巨大断裂，维利里奥还特意举了一个即实时间中的电子义肢建构起来的虚拟城市化的感性事例。他说，过去我们会通过汽车、火车、飞机往返世界各地，实现真实旅行中的到达和离开，而今天开始的这场传播革命中出现的“运载工具革新”却造成了“静态运载工具”，即我们坐在电脑前和手持智能手机就能走遍天下。今天，“一切到达的事物并不需要出发（tout arrive sans qu'il soit nécessaire de partir）”，当你在手机显示屏上点击一个城市时，你还没有动身就已经瞬间到达了。维利里奥说，这是一种存在论上“行为惰性的降临”，从哲学上看，这种静态中的光速到达是**对到达的彻底解构**，也是“对世界幻象（l'illusion du monde）进行骤然动员（soudaine mobilisation）的可能性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整个的世界**，因为，每个时刻都远程在场的见证者的肉身（corps）成了最后的城市区域……这是社会组织和一种调节在动物性身体（corps animal）上的回转叠合，而这种社会组织和调节过去都是被限定在城邦的空间之内，一如被限定在家庭所处的空间之内”^②。

今天的世界是建立在远程在场的电子幻象的“骤然动员”之上的，我们的肉身不动，却依靠光速的远程在场建构了一种对虚拟城市的即实到访。我们不知道，恰恰是电子到达阻断了我们对一个城市的真实到达，数字化幻象建构起来的世界解构了我们对感性世界的接触和认识。这造成了一个认知悖论中的辩证法，本来数字化的技术是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可是事实却是相反的。由此，维利里奥断言：“**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越是发达，世界，完整的地球就会越少！**（plus la perception de l'outre-monde sera développée et moins il y aura de monde, de terre entière！）”^③这显然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段著名表述的改写。^④这是因为，当我们每天坐在电脑屏幕前，低头于智能手机的景观游动下，一种类似“电影放映的光学幻象成为可能的著名的视网膜持续”建构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样，原来需要我们真实到访的城市消失在这种静态的数字化电子游走之中。所以，维利里奥说，现在“**固有肉身**（corps propre）的城市化成了联通于（branché）各个不同的界面（interfaces）上（键盘，显示器，数据手套或服装）的即实时间的城市化（l'urbanisation du temps réel），这些界面都是义肢（prothèses），它们使被过剩装备（suréquipé）武装起来的健全人与被装备起来的残疾人（invalide）几乎完全一样”^⑤。

当我们坐在电脑前，静态的数字装备让我们虚拟地直接感受到城市的存在，甚至在细节上比我们亲身

①②⑤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15、16、16页。中译文有改动。Paul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1995, p. 23, p. 24, p. 23.

③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56页。

④ 马克思的那段表述为：“劳动者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die fremde, gegenständliche Welt）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Eigentum）的东西就越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1页。

到访还要深入，一座真实的城市现在成了键盘和显示器建构起来的数字化远程在场中的幻象。转换到今天，则是智能手机上扫二维码和拨动景观信息的建构物。维利里奥认为，这些电子化的装备就像残疾人身上的义肢，本质上看，这种数字化义肢必然会造就一种我们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残疾。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哲学指认。再扩大一些说，今天的我们

在布设了有线电视线路的家中、套房中和楼房中电视购物 (télé-achat)，远程工作 (télé-travail)，像人们所说的茧式生活 (cocooning)。于是即实时间的这种城市化接替了即实空间的城市化，而即实时间的城市化最终就是市民自己的身体的城市化，市民这个在不久之后将各种互动性义肢 (prothèses interactives) 完美装备起来的**终端公民 (citoyen terminal)**，其病理模式就是这种为了能够不必进行物理上的移动就控制其家庭环境而被装备起来的“原动残缺者”，这是这样一种个体性的灾难性形象，这个个体性既丧失了它的自然运动机能，又丧失了它的直接干预能力，并且，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就完全信赖传感器、感觉器和其他种种远距离探测器的能力，这些能力将他变成了被他与之对话的机器所奴役的一个存在 (être asservi à la machine)。^①

当然，这是一种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远程在场登录中的数字化机器系统的奴役。就像电影《骇客帝国》^②所隐喻的那样，人不过成了科技系统母体上的一个处于“茧式生活”中的受动的接收终端。在维利里奥看来，远程在场状态下的人已经成为一种被电子化义肢建构起来的“终端公民”，我们可以在家中通过“淘宝”和“京东”在“11·11”疯狂购物，可以在网上提交我们的工作结果，即实远程在场的电子化城市和虚拟的数字化身体已经取代了我们的真实存在。这是一种灾难性的败坏状态。维利里奥说，现在的人可以

借助所谓“回力”(retour d'effort)技术，借助最近被商品化的远程触觉数据手套的反馈，以及将来借助完全远程接触手段——在这种手段中，接触，冲击，都将是整个身体的接触和冲击——，我们将会看到一种人格二重性的工业生产，看到活人的即实克隆，看到最古老神话之一的技术创造：即关于复本的神话，以幽灵的外表出现的电-人体工程学的复本，这是幽灵或活死人的另一个名称。^③

这是一个可怕的存在论事件，维利里奥将其称为**活人的即实克隆**。在近期一些国内外的电子商务网站的网店服务中，剁手族们已经可以坐在电脑前或在智能手机上直接模拟穿戴自己喜欢的衣服和物品，然后还可以在图像上直接看到自己穿戴后的效果。在维利里奥看来，这种由远程电子装置建构起来的“活人的即实克隆”，即有着“幽灵的外表”的人格二重性的你我，正是由“电-人体工程学”建构起来的数字化的存在复本，这正是活死人的一个哲学样本。

这里，在远程商务行动中同时死去的是客体(商品)和主体(剁手族)。后来，维利里奥用**远程客体性 (téléobjectivité)**和**远程主体性 (télésubjectivité)**两个概念加深了这一批判性构境。一是由远程在场所造成的远程客体性，它本身就是原来直接存在事物的消解。在上述电子商务活动中，真实的商品可以不在场，它以光速到达的方式以幽灵式的电子表象在场。这样，就会发生一个奇怪的逆转：

从真实空间中亲眼目睹和身临其境的客观性，我们突然转到加速的实时的远程客观性，其中的感知空间，视觉空间和可触摸物的触觉空间经受着一种干扰，一种拓扑学的灾难，或更确切地说，一种大写的**拓扑透视 (TOPOSCOPIQUE)**的灾难。^④

原先我们周围可以直接看到、找到的感性现象，在远程在场中消解为一种**电子远程拓扑学 (télétopologique)**的幻象。他认为这是一场虚假的拓扑透视灾难。早在1991年，维利里奥已经预言，“影像将战胜实物”^⑤。这是对德波相近观点的当代阐释。可是，在我们的眼睛盯在替代实物的电子影像上时，我们却是盲目的。因为，“伴随着‘远程客体性’，我们的双眼不仅因电视屏幕而紧闭，而且也不作观察的努力，不再观察四周，

①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27—28页。中译文有改动。Paul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1995, p. 23.

② 《骇客帝国》(The Matrix)，华纳兄弟制片公司(Warner Bros., USA)，1999年，片长：136分钟。主演：基努·李维斯(Keanu Reeves)、劳伦斯·费许本(Laurence Fishburne)、嘉丽·安·莫斯(Carrie Anne Moss)。

③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52—53页。

④ 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第17页。

⑤ 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第2页。

甚至不再观察我们的前方,而只观察客体表象之内的东西”^①。在电脑屏幕前和智能手机显示屏前,你睁着双眼,却是紧闭于真实的存在。

二是远程主体性。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远程主体性就是**数字化活死人**。他说,“随着远程透视距离的设置即光学感知的疏远,我们感知世界的远程客体性又配备上一种远程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将大大歪曲与事物的关系,歪曲与我们身边事物的具体在场的关系,还有与其造型再现的关系”^②。一连串的歪曲中,此在与上手事物的关系,减小在场的关系,甚至再现这种关系的关系统统被颠倒和扭曲了,远程主体就是新型的电子伪主体。

三、光速时空塑形统觉的世纪

维利里奥认为,今天所发生的改变存在论时空结构的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以**速度或者说光速**(*vitesse de la lumière*)时空为存在中轴的时代,或者叫**竞速学**的时代。维利里奥用伊壁鸠鲁的说法,将这种通过“被普遍化了的互动性的远程技术学”实现的远程在场指认为一种“大写的偶然在场(L'ACCIDENT DU PRÉSENT)”时代。当然,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在场瞬间的现实性的突然灾难(*soudaine catastrophe*)”^③。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构境。因为,如果过去每一个个人主体的在场,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面对另一个主体,都必然是以一定的时间和地点遭遇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在场之存在当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必然性,那么今天的远程电子在场则打破了这一必然性,远程登录的在场变得任意和偶然,世界和事件的到来通过电脑的一次按键和智能手机的一次点击,就会在一种光速电子瞬间实现在场。所以,在维利里奥看来,对人的存在来说,“速度不是一个现象(*phénomène*),而是现象之间的关系(*relation entre*),换句话说就是相对性(*relativité*)本身,由此而产生了光速的常量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在物理学或是在天体物理学方面,而且,自从我们在运输的时代就组织起对领土的电磁调制(*conditionnement électromagnétique du territoire*),它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④。

速度(*vitesse*)概念是维利里奥哲学的核心关键词。这里的速度不是一个物理学的科学概念,而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论范畴**。这一点,在人类进入工业化的运输时代时,我们就已经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车船飞机的速度开始改变着领土的空间结构,也已经利用电报、电话等电磁技术改变着领土上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但在维利里奥看来,今天由网络信息化技术建立起来的接近光速(30万公里/秒)的远程在场方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现象,而是直接用接近光速的网络信息技术直接**塑形现象的构序关系**。为什么这么说?

维利里奥告诉我们,在传统的以一定的领土为生活依托的社会存在中,从农田的分割到城市的建设布局,空间总是以一种消极的符号间隔着人的物性共同存在状态,而时钟和历法则以积极的时间符号间隔和调节着社会生活的持续性节奏,可是,今天突然出现了一种“第三类型的间隔”符号,这就是接近光传播的**速度**。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不存在速度,而是因为过去生活的速度都是在中低速的运行中发生的,高铁通常是在300公里/小时,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载人飞机也不过是音速的6倍。^⑤而今天已经普遍存在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基本速度则是30万公里/秒的光速。维利里奥认为,这是一个“质的突然跳跃,意味着人与他的生活范围的关系的一种深刻变化”。这当然是海德格尔所建构的存在论中一切基本关涉功能的变化。这是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时间(延续,*durée*),空间(扩展,*étendue*),离开了光(极限速度),今后将不可理解。作为光速的宇宙学常量,光这种绝对的哲学偶然性在爱因斯坦之后,接替了一直到那里为止被牛顿和在他之前的许多人赋予空间和时间的绝对特性”^⑥。这是对的。光速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论中,只还是一种假想中的“哲学偶然性”,而今天,以网络信息化技术实现的光速已经成为建构时间

①② 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第6、57页。

③④⑥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20、17、18页。

⑤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研制的X-15A-2型高超音速技术验证机,1975年试飞期间曾创造大气层内飞行速度超音速6.72倍的纪录、约合每小时7272公里。

与空间的基础特性。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从这个世纪开始以来，光速的绝对限度（l'absolue limite de la vitesse）同时照亮着空间和时间。因此，不再是光来照亮各种事物 [客体、主体、旅程（l'objet, le sujet, le trajet）]，而是它的极限速度的稳定特性制约着对于世界的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展的现象统觉（aperception phénoménale）。^①

这是在重构康德所说的“自然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今天，整个世界向我们呈现的“现象统觉”所经过的先天综合构架已经是光速到达的网络信息链接和远程在场。过去，只有当我们去看、去听、去闻、去摸这个世界时，它才通过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中的感性经验传递给我们，而现在，每时每刻，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的各种景观信息的“即实推送”，世界是在以光速的全新时空电子显像强塞给我们。维利里奥告诉我们，今天的极速之光不再仅仅是照亮世界，而是直接在塑形和构序存在及其呈现方式。

首先，是作为即实时间的光速时间。一说到时间，我们的感性具象会是从沙漏和时钟那慢慢流淌和滴答声开始的，它总是标识一个先后到达的持续过程，可今天的时间在我们点击电脑屏幕和智能手机的显示屏的那个瞬间就是一种以光速到达的立刻在场。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的速度就是光，30万公里/秒，这是一种急速膨胀了的存在论上的远程在场。维利里奥说：“通过突然而又引人注目的‘在场的膨胀（dilatation du présent）’，一个被远程技术学所世界化了的在场的膨胀，当前时间占领了不仅仅是历史的中心地位（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而且尤其是地球的地理的中心地位，以至人们刚刚开始使用一个新的词语 Glocalisation^②，以描绘即实时间的这个最新的中心性（dernière centralité）。”^③

当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光速到达使我们手中的智能终端的远程在场成为不经意的存在，它太让人习以为常了，太过容易实现，但它的突然膨胀却是不引人注目的。维利里奥让我们关注，正是这个在场的膨胀导致了一种新的中心，它不仅是地理的中心（Glocalisation），因为它消除了全球与地方的差异；而且也成为了历史的中心，因为它同一了过去与未来。于是，

大写的**光-时间**（TEMPS-LUMIÈRE，或者如果我们愿意，不妨称之为光速的时间）从今以后用于作为对直接行动，对即实的远程行动（téléaction instantanée）的绝对标准，“即实时刻”的强烈的时间延续今后就将控制历史（contrôlable de l'histoire）——也就是依然包括着过去、现在和将来（passé, présent et futur）的这段长时期——的时间延续、延长的并且是相对可控制的时间。^④

直接行动与即实的远程行动是这个“即将统治历史”的光速时间的关键词。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我们需要通过步兵侦察、确定目标，然后再进行进攻的直接军事行动，现在通过卫星图像直观，数据坐标确定和按下操纵无人机的键盘确定键，在一个光速瞬间，即可完成一个远程攻击行动。同样，在金融活动中，过去我们要在交易所挂牌翻版，大声喊叫传递消息，以确认不同股票的价位改变，买进卖出，而今天的金融市场也变成了光速时间的天下，价位、买进和卖出都是在网络信息化的点击操作中瞬间完成。为此，维利里奥感叹道，“当人们看到国际金融场所的失望与标价的瞬间自动化（l'automation instantanée）的恶果，伴随着对经济混乱——如1987年10月的信息暴跌和1989年被勉强强避开的那一场——的加速负有责任的程序买卖（Program Trading）时，人们便亲手触到了在场构境（situation présente）的困难”^⑤。在你刚刚看到股票价位的变动，打算操作自己的作业时，瞬间，一切又在光速的变化中颠覆了。

其次，替代人的经验感觉的**光速电子统觉**。维利里奥没有直接说，但我们可以推断，康德先前已经提出的那个先天综合判断在光速时代被重构了，过去让我们在一一定的时空构架中整理感官碎片的先验性被光速建构起来的电子统觉替换了。

这个替换（commutation）也类似于在场时间（durée présente）延续的一种大写的**震动**（COMMOTION），是一个自谓“真实的”时刻的偶性，但它为了一种电子的（同时又是电子视觉的、电子听觉的，和电子触觉的，électro-optique, électro-acoustique et électro-tactile）繁荣，而突然脱离它的

①④⑤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18、20、19页。

② “Glocalisation”这个盎格鲁-撒克逊语词表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后全球性与地方性是不可分的。——原作者注。

③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第173页。中译文有改动。Paul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Éditions Galilée, Paris, 1995, p. 165.

登录场所 (lieu d'inscription), 脱离它的此地与此时 (ici et maintenant)。而在这个电子的繁荣中, 遥控 (télécommande), 也就是所谓的“远距离触觉”, 将会结束在远处、在我们的能力之上的人的原有的远程监视。^①

在康德的认识论中, 我们总是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中, 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遭遇这个周围的客观世界, 再由先天综合观念构架自动生成统觉, 使人们可以看到、听到、触到被整理过的现象。而在今天的网络信息技术之下, 我们的生物感官被电子义肢替代了, 电子图像、电子音响和电子传感器隔开了我们与世界的直接接触。这是一种不通过我们的感官而生成的“无目光的视觉”。^② 对此, 维利里奥感叹道: “我害怕我们正对着一一种直接感知的病理学, 它完全, 或几乎完全归因于看的机器 (machines à voir), 如照相 - 电影的机器, 录像 - 信息图像机器, 在最近的发展。这些机器靠着使习惯的表演通过大众传媒加以表现, 最终摧毁了习惯表演的信用。”^③ 后来, 维利里奥将这种无目光的“看的机器”称为视觉机器 (machine de vision)。“这种机器用来替代我们进行观看和预见, 这是合成知觉的机器。”^④ 机器有直接投向世界的目光, 而我们没有。机器之看与大众传媒合流, 最终主宰了人。维利里奥后来曾经具体解释过:

从前的观察者在被剥夺了视野、地平线和没影点之后, 突然内倾了他的视觉感知, 并且将其目光在任意一块领地的“支撑面”上, 而他的远方视线已经转移, 并不是转向古老的望远镜, 而是转向数不胜数的电视频道和网络摄像头, 它们所展示的视觉过度比起电力照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⑤

我们只剩下一个感知世界的支撑面, 这就是电视屏幕和智能手机的显示屏, 由无数的网络摄像头和电视频道建构起来的电子化视觉和触觉, 实际上剥夺了我们真实面对经验现象的权利。其实, 不仅仅是延续性的时间和有深度的空间的消失, 我们过去用先天综合判断整理的所有感性经验也统统消失了, 今天只有远程光速抵达电子显像。

最后, 无处不在的远程登录替代了具体的时空在场, 先天的电子综合构架可以以遥控的方式座架我们每一个人的现象生成, 同时, 它也必然成为全景监控的替代工具。在另一个地方, 维利里奥曾经引述过盖茨的一段广告语来说明这个远程监视: “‘我们就在你随处观察的地方。在所有时刻, 在世界的所有地方。’这便是比尔·盖茨 1989 年创立的柯比斯公司的广告标语, 其目的就要垄断摄影图片, 展现透视膨胀时代的各种再现的大恐慌。”^⑥ 福柯发现了边沁创造的圆形监狱实现的全景监视主义, 可那还是由暗处的看守直接用目光监视的结果, 而“随着摄像机在因特网上制造的‘大视角’而彻底爆发”, 这就是远程电子监视的完全实现。这是真正的全景全能监视主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MZD026)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盛丹艳)

①③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 第 20、114—115 页。

②④ 维利里奥:《视觉机器》, 第 122、121 页。

⑤⑥ 维利里奥:《无边的艺术》, 第 88、12—13 页。

Far-topia: Rlogin Killed Presence

— An Interpretation of Paul Virilio's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ZHANG Yibing

Abstract: In today's networ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digital capitalism, our biological senses have been replaced by electronic prosthetics. Electronic images, electronic sounds and electronic sensors cut our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world. The presence of rlogin becomes arbitrary and accidental, the arrival of the world and events will be realized in a light-speed electronic instant through one click of a computer and one click of a smart phone. When the electronic instant time-space in the remote technology emerges, the instant presence supported originally the Dasein in Heidegger's ontology has collapsed.

Key words: Paul Virilio, *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 light-centered theory, remote presence, far-topia